

当热带雨林出现在文学中 ——王润华、张贵兴、杨艺雄“热带雨林”创作的研究

楊 曉 文

热带雨林，一般地说当读到它的时候，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应该是一个地理概念：“热带气候终年湿润地区的常绿森林群落。其中植物种类繁多，乔木具多层结构；上层乔木高逾30米，多为典型的热带常绿树和落叶阔叶树，树皮色浅，薄而光滑，树基常有板状根，老干上可长出花枝。木质大藤本和附生植物特别发达，叶面附生某些苔藓、地衣，林下有木本蕨类和大叶草本。主要分布于中美、南美亚马孙河流域、非洲刚果盆地、以及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区”（《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1901页。本论文锁定的正是“马来西亚等地区”）。以上是汉语（华文）权威工具书解释的“热带雨林”（同样具有权威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对“热带雨林”也有类似的解释，将其典型地区界定为“亚洲的马来群岛等地”），而英语把它写为“the tropical rain forests”，日语将它说成“熱帯の高温多雨の地にある森林。主に常緑高木や藤本及び着生植物で鬱蒼たる密林をなす。マレー・アマゾン川流域に著しい”，也都是从地理角度进行或详或略的描述性说明。

这样读下来，“热带雨林”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被广泛理解接受的事实已渐次明晰。因此可以说，作家们书写“热带雨林”时，是把这一地理概念转换成了一个文学观念。而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书写策略、写作动机、创作目的等势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论文正是着眼于解析此过程及其背后潜隐着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之所以选王润华、张贵兴、杨艺雄三人，是因为此三人的“热带雨林”创作既有鲜明的个性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之故。

一、王润华：遥忆热带雨林

生于马来西亚留学台湾在美国读完博士后落脚新加坡近年又赴台湾的王润华，被人称为“学贯中西，羁旅四方”（见赵秀敏《行走中的坚守——访南洋著名作家、学者王润华教授》）。

其著译编撰，虽然可能尚未汗牛充栋，但也至少学富五车。在那些数量可观的著述中，本文从研究“热带雨林”创作的观点出发，以王氏诗集《热带雨林与殖民地》为中心展开分析（2005年6月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王氏新著《人文山水诗集》多收旧作，与上书多有重复，故在此处仅只聚焦上书）。

王润华书写“热带雨林”是出于一种历史使命感：“过去驱车到北马，路经我的故乡地摩、金保山、和丰、布先、丹戎马林，禁不住一阵内疚，因为作为一位作家，怎能对殖民时期的历史事件毫不关心？”（王润华：《热带雨林与殖民地》，新加坡作家协会1999年版，第9页）于是，他写了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实施移民（Resettlement）计划而强把全马住在市镇以外的人移植进美其名曰新村（New Village）的铁丝网内的集中营，写了戒严，写了检查站，写了“马共”（关于“马共”，由于字数等限制，此处不再展开，留待他日另文），写了军事行动，写了恐惧，写了死亡……。

我祈祷
但愿自己
是一间回教堂
或牛羊
宵禁时
不必回到铁丝网中
的集中营
继续住在热带雨林
像野胡姬花
还可爬上相思树
好奇的
向旷野了望

（王润华：《热带雨林与殖民地》，新加坡作家协会1999年版，第69页）

这是组诗《新村印象》内的一节《心愿》。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围剿马共游击队，切断当地居民与他们的接触，更主要的是为了断绝住民接济在热带雨林之天然屏障里建立根据地武力反抗英军的游击队员们食物药品，实行的是白色恐怖，“紧急法令在一九四八年宣布以后，一九五一年开始施行强迫搬迁进新村里住，下午六时至早上六点半，村民不准外出铁蒺藜以外的禁区。在乡村内，晚间十时至早上五点半施行戒严令，任何人不准踏出家门”（同上书第69页）。在这形同人间监狱的新村制度下存活，人们在时间上被牢牢捆绑束缚（“下午六时至早上六点半”，“晚间十时至早上五点半施行戒严令”），在空间上也受到极大限制（“村民不准外出铁蒺藜以外的禁区”，“任何人不准踏出家门”）。人，越是被禁锢，越是期待自由。正因为如此，对于新村乡下的遭受精神物质双重折磨的人来说，“热带雨林”成了“自由”的象征，成了值得“憧憬”的美丽的地方，所以才会热情向往“继续住在热带雨林 / 像野胡姬花 / 还可爬上相思树 / 好奇的 / 向旷野了望”。

王润华书写“热带雨林”还有另一个动因：追忆逝水年华。借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写出记忆中的“我儿童至青少年时期”（同上书第4页）。于是乎，伸出绿色大手掌握捉灿烂阳光的《野芋》（在热带雨林 / 我隐藏在泥土里 / 饥饿使我争先恐后 / 把自己健康绿色身体 / 暴露在赤道的阳光下 同上第19页），可爱的《橡实》，偷偷登陆的《椰子》等纷纷登场，他“忆水稻田中的打架鱼”，给斑兰叶写真，把动植物拟人化纵情高歌欢唱后终于直接说到了自己：

猪笼草又称酒杯草（Pitcher Plant），它像我那样，原是生长在马来西亚贫瘠的土地上。热带的暴雨长年冲洗沙地，矿物肥料流失，因此这种植物变成以捕杀小动物来制造营养。恶劣的环境往往又是由英国殖民者与华人资本家开矿后留下的沙石地所造成。我的第一个家就建在这样的土地上，只有猪笼草这样的植物才能生长，只有像我这样命苦却坚强的人，才能生长在热带贫瘠的土地上。（王润华：《热带雨林与殖民地》，新加坡作家协会1999年版，第24页）

作者时常借热带雨林里的树木花草来倾吐胸臆甚或自比，或暗喻或明示，上面所引的《猪笼草——把美丽的陷阱悬挂在天空》之“后记”是这样，别的相关创作亦如此。关于此点，可以参考同样生于马来西亚，同样远赴台湾求学，同样既着力写作又潜心学问的黄锦树的一些针对王氏及其创作的评论（详见黄锦树论文《内 / 外：错位的归返者王润华和他的（乡土）山水》、黄锦树著《乌暗暝》自序“非写不可的理由”中的有关部分）。

儿时记忆也好，使命感也罢，创作这些的时候，王润华恰恰选择的是以回忆发生在“热带雨林”的大事小事作为载体。这样，王润华书写“热带雨林”的目的也就一清二楚了：为了自己、为了历史（“这么多年来，没有作家尝试去写，而我终于写了，我总算替我的生命找到一些纪念的底片，虽然都是一些阴暗模糊的影子，也使我心里感到踏实一些，尤其每当回忆在马来亚的日子时”①）。

二、张贵兴：重返热带雨林

今天，作家张贵兴这个名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他的那些“热带雨林”作品联系在一起的：《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

然而，张贵兴并不是一开始就书写“热带雨林”的。

我利用一个多月假期断断续续写下我的生平第一部小说。小说情节大致如下：

少女A君，体弱多病，视钢琴如命，因痼疾缠身不能外出，常年独守深闺，弹琴自娱。某日隔壁迁来一位新邻居，性喜在夜间独奏小提琴，少女大喜，乃以钢琴和之，日复一日，不能自拔。少女日夜观察，数月来只见一男子进出邻居，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不疑有他，

芳心暗许。约半年后，小提琴不再响起，少女大惑不解，茶饭不思，日见憔悴。

一日忽见警察进出邻居，押走男子，翌日见报后始知男子觊觎父亲财产，亲手勒死父亲，谎称意外死亡。其八十老父双脚残废，困坐轮椅，别无嗜好，只喜在夜间拉奏小提琴。

少女大受打击，从此无心弹琴，终日愁苦。……②

这“生平第一部小说”成了张贵兴小说的“元型”(archetype)，因为从那里可以分析出张氏小说的两大特质：一，男女情爱。体弱多病视钢琴如命的少女，夜间听见新邻居独奏小提琴，不觉大喜，以钢琴和之，而最重要的是“少女日夜观察，数月来只见一男子进出邻居，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于是，“不疑有他，芳心暗许”。此后的张氏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不知有多少都是“芳心暗许”型的。二，意外结局。少女怀春，男子“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少女弹钢琴，男子奏小提琴，真是天造地设。但峰回路转，结局出人意料，“翌日见报后始知男子觊觎父亲财产，亲手勒死父亲，谎称意外死亡。其八十老父双脚残废，困坐轮椅，别无嗜好，只喜在夜间拉奏小提琴。少女大受打击，从此无心弹琴，终日愁苦”。这两大特质形成张氏小说的结构主旋律，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程度在其后的张氏小说中变奏。

但是，男女情爱和意外结局，对文艺创作来说并不新鲜，古今中外，早有许许多多小说家艺术家成就了难以计数的内含着这二要素的文艺作品。从这一意义上讲，张贵兴的这“生平第一部小说”只是他的一篇较为出色的作文，他有意识地找寻属于他自己的那一片文学世界的创作实践之旅，应该从收在小说集《伏虎》里的十篇短篇算起。

从这十篇作品中可以窥出张贵兴不断探索的足迹，而他自己的解释倒是更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些他写作这些作品时的心情、着重点等：“这儿的作品，像〈侠影录〉是两天就完成的，〈伏虎〉却很费了一段时间经营的；〈怒梅〉是在很愤怒的心情下写成的；〈雄辩的魂〉是在不快乐的时候写成的；〈最初的家土〉是忍不住要写的；〈武林余事〉是拖呀拖呀最后终于逼着自己写的；其他的，是不知道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张贵兴：《伏虎》，麦田出版，2003年版，第7页）。这里不无东方式的谦虚，但我们至少可以从这儿获悉张氏在写《伏虎》时还是下了不少力气的，因为在那个作品群中唯有“〈伏虎〉却很费了一段时间经营”，而且把那本小说集命名为《伏虎》，大概对那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情有独钟吧。那么，《伏虎》到底是怎样一篇作品呢？故事读起来的确能感受到张氏“很费了一段时间经营”：“二叔”谋财害命后还糟蹋了姑娘阿清使其怀了孕，同时又和表面规矩守寡的贵嫂通奸；在村里行医的“爷爷”古道热肠侠肝义胆，而“一生最遗憾的事，就是没好好管教你二叔”“四十年了！四十年来，他一直跟随着我，是老虎也让我伏了，偏偏他比老虎还毒。”（同上书第105页）此乃篇名《伏虎》之由来。在一家老小的艰难旅途中，年幼的“我”目击“二叔”跟贵嫂的通奸现场，与此同时，阿清失踪险些遭强奸紧接着安全地生下孩子自己却撒手人寰。

“爷爷”全力以赴为阿清接了生，也废了“二叔”，“我断了你的命根子啦！我说过要断的，你……做孽了这么多年，断了也实在算不了什么。我说过要断的……”（同上第130页）。“虎”就这样被“伏”了。

这样一个降龙伏虎的故事，本来搁在什么地方都无所不可，而张氏却一定要它发生在“黄泥路上”（同上第96页），登场人物还要“躬身恭维”（同上第98页），炊烟也“仿佛是终年裹着的道士髻掀开随风飘逸”（同上第101页）。总之，他意欲营造的是一个类中国的文学氛围，让人读来不禁联想到早年南下的南来文人身在南洋书写大陆的文坛掌故。南下文人的大陆书写因为有生活体验垫底故尚有真实流露，而张氏的类中国书写由于仅仅依靠文化想象从而显得有些做作。当然，这应该视为他早期的一系列创作试验之一环，“收入这儿的十篇试验性的作品，只能说是我的习作，每一篇作品都或多或少代表着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蜕变”（同上第6页），他把它们评为“不成熟的作品”（同上第7页）。

此后的张贵兴的创作，经过具有过渡性质的《赛莲之歌》《顽皮家族》，终于真正全面深入地涉足“热带雨林”，他的作品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他自己将这一发展变化过程称之为“重返雨林”：

中学时期我经常一个人背几本书和吉他骑脚踏车沿着我家附近一条废弃的轨道——据说是日本人二次大战时期铺设，深入雨林运输原木——进入雨林，选一块阴凉地消磨时间，胡乱弹唱看书，逢周末则和同学划舢板逆流而上到雨林露营，彻夜不睡照顾营火，聆听雨林窃窃私语，恐怖传说纷至沓来，明知盘踞树上的大蟒可能静悄悄扑下来将我们果腹，奇毒无比的虫豸也可能使我们痛不欲生，倒楣时还会被达雅克人误认成猎物用抹上激毒的吹矢箭射杀，可是年轻胆大，一点也不害怕。进入雨林，仿佛婴儿回到母亲子宫，殷殷吸吮，不再苦恼。我念念不忘躺卧夏夜酷热雨林中读《仲夏夜之梦》和大雨滂沱中躲在雨林的帐篷中读《暴风雨》时浑身洋溢的一种莫名的痛快，徘徊夏日午后雨林小河边翻看什么英诗选集余光中叶珊诗集或弹唱什么披头四那种孤独得不得了乐趣，许多一知半解——现在更是一知半解——的所谓书中颜如玉现在还是五官分明倒背如流，这恐怕都是雨林使我头壳壮壮。雨林胸怀宽大，现实生活里无孔不入的不愉快和郁闷被雨林稀释得无影无踪，隐然是我们中学时期一块逃避和疗伤的地方。③

既然张贵兴非常重视“重返雨林”，那么在这再一次之前就必定有第一次，而初入雨林的一切仍然记忆犹新得“五官分明倒背如流”，便应该仔细分析认真思考了。

当我们回顾前面论及的王润华的雨林回忆，就会发现二者形成鲜明对比：王润华的“热带雨林”回忆暗色过多，不是“恐惧”就是“恐吓”，除了“黑暗”便是“阴暗”。这跟作者的人生经历生活经验有关，“自从住在集中营以后，我青少年的生活充满英军与马共游击队开火的枪炮声与恐惧感”（王润华《热带雨林与殖民地》第8

页),而且充满伤感,“这些诗的完成,也使我伤感,因为每一组诗似乎都是埋葬着我的一段殖民地时期的生活经验的坟园,每首诗都是一个坟墓,石碑上刻着死去的一个事件或一个朋友”(同上书第10页)。生于王润华之后的张贵兴,经历、经验自然和王氏的不同,审美意识、文学追求也与其迥异,张贵兴的“热带雨林”记忆充满亮色,或是“一个人背几本书和吉他骑脚踏车”进入雨林“选一块阴凉地消磨时间,胡乱弹唱看书”,独自逍遥;或是“逢周末则和同学划舢板逆流而上到雨林露营,彻夜不睡照顾营火,聆听雨林窃窃私语”,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虽然夜深人静时也会担惊受怕,“可是年轻胆大,一点也不害怕”,青春的火焰在那里燃烧。此时的他阅读的书籍也为其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来自东西方的文学营养,“我念念不忘躺卧夏夜酷热雨林中读《仲夏夜之梦》和大雨滂沱中躲在雨林的帐篷中读《暴风雨》时浑身洋溢的一种莫名的痛快,徘徊夏日午后雨林小河边翻看什么英诗选集余光中叶珊诗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张贵兴“躺卧夏夜酷热雨林中读”、“大雨滂沱中躲在雨林的帐篷中读”、“徘徊夏日午后雨林小河边翻看”,还没有有意识地把“热带雨林”作为自己的主要写作对象,因为对正处于青春期特有的光鲜与忧郁中的那时的张贵兴来说,热带雨林是世外桃源,热带雨林是人间乐园,热带雨林是他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方绿洲,“雨林胸怀宽大,现实生活里无孔不入的不愉快和郁闷被雨林稀释得无影无踪,隐然是我们中学时期一块逃避和疗伤的地方”,所以,对于热带雨林,他只是“殷殷吸吮,不再苦恼”。有意识地锁定热带雨林、集中火力书写热带雨林,这些都是他“重返雨林”重新认识热带雨林之后的事情

数年前我回到老家,四周钢筋水泥豪华私人住宅林立,我家的菜园果园香蕉园胡椒园玉米园凤梨园和那棵妖艳丑陋的大树早已不知去向,数十年前出没大树的大番鹊四处筑巢依旧,昔日徜徉树下的大蜥蜴和簇拥树下的猪笼草捕虫瓶和织布鸟巢穴则已芳踪渺茫。莽丛稀疏,雨林不变,但从前我爱流连的那一块雨林已被铲平,成为一家跨国公司员工宿舍。我徘徊雨林边缘,一时找不到入口,似乎人类已将雨林劈杀成一个封闭和冷漠世界。这情况有如一个游子身心俱疲返乡,从前宠惜他的母亲不再相认。不认账也罢,骨肉终究相连,雨林在梦中千变万化,萦迴不去。母亲,雨林,大地之母,我像一朵蕈菇依偎在你潮湿阴暗的胯下,我像一只鬼祟的腐食者舔舐你的排泄物,我剔肉刨髓,淅沥沥血淋淋用我这一副臭皮囊灌溉你,只求你不拒我于千里之外。不管贪官污吏如何剥削你,不管罪大恶极的商人如何蹂躏你,你永远是我的小处女月亮,我的大腹便便宇宙,我厚脸皮硬头皮顽皮笑脸嘻皮趴向你,只求你施捨寒毛一条牵着我这只沙皮狗。你奶水羊水血水汗水孕育我,我的秃笔干瘪深入你的阴道子宫乱戳一气,仍然体会不出你温柔精彩的亿万分之一。④

重返热带雨林故乡,眼前呈现的是严酷现实中的“无”：“我家的菜园果园香蕉园胡椒园玉米园凤梨园和那棵妖艳丑陋的大树早已不知去向”,“昔日徜徉树下的大蜥蜴

和簇拥树下的猪笼草捕虫瓶和织布鸟巢穴则已芳踪渺茫”，“从前我爱流连的那一块雨林已被铲平”。那曾经给“我”多少“痛快”和“乐趣”的热带雨林已经一去不复返，曾经“隐然是我们中学时期一块逃避和疗伤的地方”的热带雨林“已芳踪渺茫”。越是失去的东西，越是显得美好，况且原来的热带雨林真的是那么迷人，“雨林在梦中千变万化，萦迴不去”，“我”千思万想，终于悟出“母亲，雨林，大地之母”这一对“我”来说的终极真理，于是，产生出从“无”到“有”、“无”中生“有”的冲动：书写“我”心目中的那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热带雨林，“我”终于动笔了，“我的秃笔干瘪瘪深入你的阴道子宫乱戳一气，仍然体会不出你温柔精彩的亿万分之一”。“秃笔”是张贵兴的东方式自谦，但“干瘪瘪深入你的阴道子宫乱戳一气，仍然体会不出你温柔精彩的亿万分之一”，倒是典型的张氏笔调章法，道出其创作的多性意象重性描写的特点，而这特点又是与他“生平第一部小说”起持续至今的两大特质之一的“不疑有他，芳心暗许”型的男女情爱同根共生同源共流。

如此这般，张贵兴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耕耘收获的文学土壤，身在台北驰骋热带雨林文学想象，一步一个脚印地构筑起属于自己的热带雨林文学王国：写出在热带雨林里和政府军对抗的游击勇士也有其不光彩的一面（也或许是他们人性的一面）而引起注目入围第二届时报文学百万奖决选作品并获得读者票选奖第一名的《群象》，把大段大片杂乱纷呈的意象与首尾呼应前后关联的情节巧妙揉搓成一个既混沌又清晰的热带雨林文学宇宙之《猴杯》，就像那充满诗意的书名一样同时娓娓诉说数个与热带雨林有关的儿女情长缠绵悱恻现实气味梦幻色彩故事的《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

张贵兴就是这样成为一名“热带雨林”写作者的。

三、杨艺雄：猎钓热带雨林

然而，身在（新加坡）台湾的王润华、张贵兴们的热带雨林书写，似乎没有得到生于斯长于斯今天仍生活于斯的热带雨林文学“坐地户”的承认：

台湾作家也曾处理婆罗洲题材，终究似花非花，隔靴搔痒，有时还掺杂色素。中、港作家似乎不晓得有婆罗洲这片全球第二大的原始森林。^⑤

这里所说的“台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于台湾文坛的马华作家张贵兴等吧，而“色素”显然是影射其“色情”描写；至于“中、港作家似乎不晓得有婆罗洲这片全球第二大的原始森林”，指涉范围太宽泛，中国大陆出身近年因新作不断问世引起华文文学界瞩目的陈河，理应在“中、港作家”范畴内或可算为类“中、港作家”之存在吧，他就不但写出了前所未有的在阿尔巴尼亚的中国人的故事（详见《黑白电影里的城市》等），而且大胆开拓新天地，涉笔《沙捞越战事》，挖掘发生在“北婆罗洲”（见作家出版社

发行的该书第79页。由于篇幅限制，关于此书的看法留待他日另文）等处的珍闻秘事。

让我们回到上面的引文，其字里行间透出的对“台湾作家”（以及“中、港作家”）笔下的包括婆罗洲在内的热带雨林书写的不满不平，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对马华文坛熟悉，自然会悟出其中的奥妙。可能是算在“台湾作家”之内的旅台马华作家们也注意到了热带雨林文学“坐地户”们雄心勃勃的“书写婆罗洲”计划：

“书写婆罗洲”确实是一项令人惊喜的全方位工程。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他们在“西马”出版了第一批著作：杨艺雄《猎钓婆罗洲》（2003）、田思《沙贝的回响》（2003）、薛嘉元《猫城猫语》（2003）；更令人振奋的是，在这三本书后面还有许多进行中的“半成品”，包括几部长篇小说。相信这项工程在田思、沈庆旺、石问亭与傅承得的推动下，会有令人瞩目的成果。（《序：鼎力》第3、4页，见《赤道回声》，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

这里说到“书写婆罗洲”成绩时，首先提及的是杨艺雄的《猎钓婆罗洲》。出版这本书傅承得和田思立下汗马功劳，故傅承得“千山狩猎，万水垂钓，大将出版社‘婆罗洲系列’，终于鸣枪起跑！纵使千辛万苦，肯定后有来者。华文出版与阅读世界，也从此揭开婆罗洲的神秘面纱”^⑥之兴奋自豪也不是不能理解。本论文以客观、科学、冷静的态度，针对这本在各种角度都有一定意义的《猎钓婆罗洲》进行文本分析。

与王润华的“热带雨林”诗、张贵兴的“热带雨林”小说相比，杨艺雄的“热带雨林”散文给人一种亲近感，因为那里有不少像“这时，伸手摸去，要是碰到大螃蟹张开巨螯攻击，阁下千万保重”（该书第176页）等直接召唤读者的语句。正如该书序二、何乃健写的《倾听热带雨林的脉动》所示，这些散文“听”自然界的天籁，“听”雨林的心声；同时也“看”，看雨林的喜怒哀乐，看雨林的昨天今天明天。而从头读到尾，猎钓热带雨林的个中三昧，特别是通过观察大自然、与大自然接触感悟出的真谛，更是耐人寻味——《野猪渡河》的有组织有纪律，《野猪分娩》后猪仔们的生机蓬勃（对猴子的描写也极传神），《牛犊情深》感人肺腑，《误闯鱼网的小海豚》的一幕令人神往……。在这里，就一起来咀嚼作者和猎友们《策划猎捕》时邂逅的一场感动：

水边上两头大鹿与一头小鹿蝓行上沙滩。小鹿欢欣腾跃，绕在双亲之间，一刻不能宁静。清幽月色染织柔和，竟连风也格外清凉。我们为这温馨的家庭谐趣顿生羡慕，沙礼虽屡次暗示开枪，我望整王，他望着我，彼此心有灵犀：这时杀戮见血，简直大煞风景。我们索性倚在大树头，就地坐了下来，领略空旷、宁馨与谐和之美。（杨艺雄《猎钓婆罗洲》，大将出版社，2003年版，第97、98页）

其实，这样的情景在《猎钓婆罗洲》中还有不少：“这时万虫齐鸣，听似各自吹奏：尖锐的、低沉的，音域广狭不一但高地有序，组成一组音色优美的黄昏小调”（同上书第63页），而能听出能欣赏这“音色优美的黄昏小调”的当然是“人”；“小舟急驰而来，倏忽而去，车叶飞旋舞起半弧形的千万点泥浆，在艳阳中幻为一弯瑰丽的虹彩，七彩缤纷，亮丽闪烁。从河口到水湄约四公里范围，到处虹彩浮动，感觉竟是童话里的人事，恍惚间自己也如痴如醉，融入其中”（同上书第175页），这里的“自己”或许是作者，也可以是美学上移情作用后的读者“我们”自己。通过“水边上两头大鹿与一头小鹿蝟行上沙滩。小鹿欢欣腾跃，绕在双亲之间，一刻不能宁静。清幽月色染织柔和，竟连风也格外清凉”，通过“万虫齐鸣，听似各自吹奏：尖锐的、低沉的，音域广狭不一但高地有序，组成一组音色优美的黄昏小调”，通过“千万点泥浆，在艳阳中幻为一弯瑰丽的虹彩，七彩缤纷，亮丽闪烁”，这些自然界的美，感动人，感化人，使人自然而然产生“领略空旷、宁静和谐之美”之心境，渐臻“感觉竟是童话里的人事，恍惚间自己也如痴如醉，融入其中”之佳境。一言以蔽之：天人合一。

这，才是《猎钓婆罗洲》的灌顶醍醐，才是人类与热带雨林最应保持的理想关系。

结语：热带雨林书写

热带雨林出现在文学中，意味着作为文学处女地的热带雨林已经开始被开垦，王润华、张贵兴、杨艺雄只是开垦者里三个极富个性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还有许许多多的耕耘者在辛勤地劳作。

本文关心的是热带雨林写作者们的创作动机、写作策略等，通过王润华、张贵兴、杨艺雄的“热带雨林”书写，我们了解到了一些个案。在最后的结语部分，笔者欲变换角度进一步思考。

旅台的马华文学者有几个问题问得好：“他们为何不写马来西亚的现实社会？为何要回过头来书写婆罗洲雨林或南洋，是否对台湾依旧存在着异乡情感与文化隔阂？”（《序：鼎力》第17页，见《赤道回声》，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笔者“对张贵兴等人入籍台湾的原因”（出处同上）并不感兴趣，学术趣味在于张贵兴们“为何要回过头来书写婆罗洲雨林”？第二章正是为了诠释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学术探索。在这里，笔者要补充说明的是：张贵兴“重返雨林”，找到了真正的文学自我；大写特写热带雨林，是使他在竞争激烈的台湾文坛马华文坛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行之有效的书写战略。

让我们以客观全面的态度来探讨傅承得甚有见地的问题意识：“在马来西亚从事华文出版五年，我经常思考：‘马来西亚/东南亚内容’，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国内外读者，要读‘马来西亚/东南亚内容’？在出版这个专业领域里，这样的思考，关系定位和选题，也牵涉一家出版社能否让华文世界‘看得见’，以及它的发展契机”（傅承得：《五年猎钓杨艺雄》，见杨艺雄《猎钓婆罗洲》，大将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何谓“马来西亚/东南亚内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为什么国内外读者，要读‘马来西亚/东南亚内容’？”，更是千因百由、各不相同。

在资讯发达到今天这种程度的二十一世纪，对某一题材进行垄断性书写（研究亦然）已经近乎不可能，“热带雨林”便是其一（另外又如“马共”题材等等）。换言之，比起“写什么”来，“怎么写”应该更为重要。具体到“热带雨林”书写，像傅承得所说的那样，“让我们拭目以待更多的精彩故事”^⑥，才是我们应持的心态吧。

①王润华：《热带雨林与殖民地》，新加坡作家协会1999年版，第8-9页。

②③④张贵兴：《重返雨林》（自序），见《猴杯》，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7页、第11-12页、第12页。

⑤⑥傅承得：《五年猎钓杨艺雄》，均见杨艺雄著《猎钓婆罗洲》，大将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付記

本稿は平成24年度科学研究費助成事業（学術研究助成基金助成金（基盤研究（C）課題番号：23520425）の交付を受けて行った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